



冈察洛夫传

〔苏〕亚·巴索夫 著

俄 苏 文 学 家 传 记 丛 书

冈察洛夫传

〔苏〕亚·雷巴索夫 著
吴开霞 孙厚惠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哈尔滨

А. РЫБАСОВ
И. А. ГОНЧАРО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57

责任编辑: 张晔明
封面设计: 蒋 明
题 图: 张乙迪

冈察洛夫传

〔苏〕亚·雷巴索夫 著
吴开震 孙厚惠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牡丹江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1 4/16·插页5·字数281,000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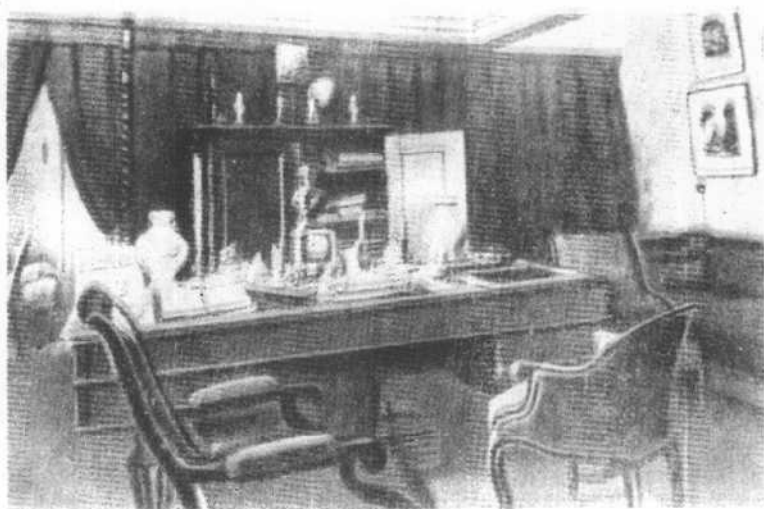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 10093·732 定价: 2.55 元



伊·冈察洛夫



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德鲁日宁、亚·奥斯特洛夫斯基（前排左起）
列·托尔斯泰、格里戈罗维奇（后排左起）



冈察洛夫在彼得堡的书房



《巴拉达号三桅战舰》插图



《巴拉达号三桅战舰》插图



《奥勃洛摩夫》插图



《奥勃洛摩夫》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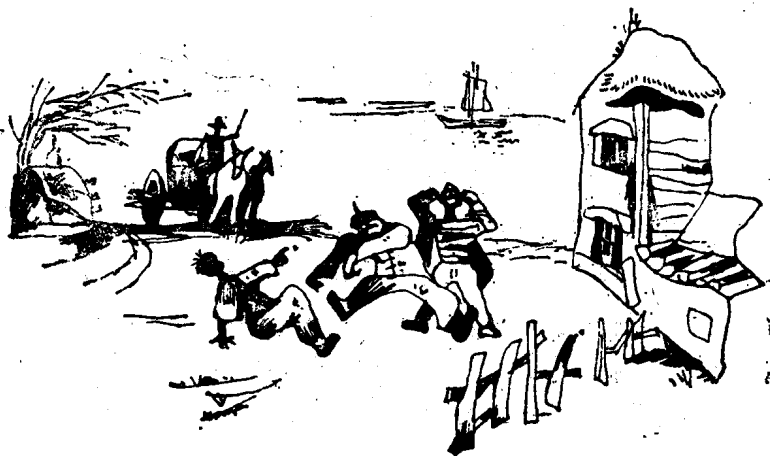
《悬崖》插图



《悬崖》插图

目 录

第一章	生活的开端	1
第二章	在实业学校	20
第三章	在莫斯科大学	34
第四章	重返故乡	61
第五章	在彼得堡	76
第六章	《平凡的故事》	105
第七章	新的艺术构思	141
第八章	乘“巴拉达号”三桅战舰旅行	161
第九章	创作与生活	193
第十章	《奥勃洛摩夫》	213
第十一章	《悬崖》	244
第十二章	在七十年代	306
第十三章	生活道路的终点	329
冈察洛夫生平和创作年表		347
简明书目		352
译后记		356



第一章

生活的开端

冈察洛夫家族《年谱》记载：“1812年6月6日^①，儿子伊凡出生。”这几个字是在《奥勃洛摩夫》的著名作者出生的当天，由他母亲亲笔写下的。贵族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特列古鲍夫和商贾遗孀达丽亚·米哈伊洛芙娜·科索拉波娃是冈察洛夫家的至交，便做了新生儿的教父和教母。按照风俗习惯，人们祝福孩子前途似锦，诸事顺遂……

儿子出生这件家庭的喜庆事，在冈察洛夫一家人的记忆里，总是与当时的另一事件，即拿破仑的入侵^②交织在一起。在那些日

^①书中所有的年月日都是俄国旧历。

^②拿破仑军队于1812年6月12日进犯俄国领土。

子里，拿破仑进犯的可怕消息震动了整个俄国。当时冈察洛夫一家住在辛比尔斯克（今为乌里扬诺夫斯克），“远离战争风雷”，因此没有直接经受到“1812年的风暴”的苦难和灾祸。但是，那时每个俄罗斯人都在为自己的家园、孩子和祖国的命运而担忧。冈察洛夫一家人也是忧心忡忡，心如火焚。

冈察洛夫家族很早就定居在辛比尔斯克。作家的曾祖父在这里经商。祖父伊凡·伊凡诺维奇·冈察洛夫大半生在军界任职（驻奥伦堡），属于官宦贵族阶层。他厕身于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中级军官之列，这批军官在十八世纪俄国军事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五十年代末，伊·伊·冈察洛夫退役，军阶上尉。退役后，他从奥伦堡迁到辛比尔斯克，经商做生意。根据他在《年谱》中的记载，我们知道他在同行业中是位肯动脑筋、喜欢学习和富有教养的人。

作家的父亲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冈察洛夫是辛比尔斯克一个有名的粮商。他虽然受的是家庭教育，但在当时却是相当不坏的教育，这不能不归功于他的父亲。据非常了解冈察洛夫一家的格·波塔宁证实，亚·伊·冈察洛夫“在城里深孚重望，多次被推选为市长”^①。在卫国战争期间，冈察洛夫一家爱国热情高涨，曾大量捐助民团和军队所需的给养。

冈察洛夫家按其生活方式来看，与愚昧守旧的商人迥然不同。伟大的俄国剧作家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②把愚昧守旧的商界作为“黑暗王国”来加以揭露。

冈察洛夫家的房屋是他祖父当年建造的，是座相当宽敞的石头结构二层楼房。这座楼房在辛比尔斯克也是独一无二的，它坐

①格·波塔宁：《回忆伊·亚·冈察洛夫》，《历史通报》，1903年第4期，第90页。

②亚·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俄国剧作家。

落在城市中心，在萨拉托夫大街和莫斯科大街的拐角处。宅旁有一大片地，一直延伸到伏尔加河岸边，其中有好大块果树林。这里的伏尔加河岸陡峭，形成一条沟壑。深沟里长满灌木丛和小树。站在悬崖上，俄罗斯的大川尽收眼底……

冈察洛夫家的布局陈设，充满贵族之风，全然没有商人的气昧。有一半面积是大厅、富丽堂皇的客厅和舒适的休息室占着，大厅里悬着枝形吊灯，客厅里挂着一幅嵌镶在又重又大的镀金相框里的主人肖像；另一半地方是主人的书房（窗户朝向庭院）、双亲的卧室和孩子的宽敞明亮的起居室。这样的安排都是从作家的祖父那里承继下来的。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冈察洛夫结过两次婚。他的第一个妻子在1803年死去。一年后，他续娶了阿芙多季娅·马特维耶芙娜·沙赫托里娜。婚后他们共生了六个孩子，不过只活了四个：两男两女——尼古拉、伊凡、亚历山德拉、安娜。

父亲死时，伊凡·冈察洛夫才七岁。照顾家庭生活和抚育孩子的全部担子，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母亲阿芙多季娅·马特维耶芙娜的肩上。当时她还十分年轻，生气勃勃，非常招人喜欢。她出身于辛比尔斯克一个古老的商人家族。在婚姻上她未必有什么幸福可谈：她十九岁时嫁给了一个五十岁的人。看来，当年她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于是，这位具有非凡性格、聪慧的女人（虽然没有多少文化知识），便把自己身心未耗尽的力量全部倾注给了孩子们。

阿芙多季娅·马特维耶芙娜不象谢德林^①的《戈洛夫略夫一家》一书中的母亲做得那样，去伤害自己的孩子，她从来不偏爱哪个孩子，从来不把孩子分为“宠儿”和“弃儿”。与此同时，她也与

^①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1889），俄国作家。

亚历山大·阿杜耶夫的母亲（《平凡的故事》）截然不同。亚历山大·阿杜耶夫的母亲单凭感情用事，“糊里糊涂地”爱儿子，结果就象小说作者说的，甚至没能“教会”他去生活。

“母亲爱我们，”后来冈察洛夫回忆说，“但她的爱不是溺爱，不是动物爱，而这种爱表现为娇惯、放纵孩子和姑息孩子的恶作剧，它会毁掉孩子的。她理智地爱我们，毫不放松地注视我们的一举一动……她非常严厉，每当我们淘气，特别是这淘气里边隐藏着未来恶习的迹象的时候，她从来不轻易放过，非惩罚即教训。”①

1867年，冈察洛夫想起他七岁时家人送他到一位官太太办的寄宿学校上学的情景，在给哥哥尼古拉的信中以诙谐风趣的口吻写道：“你有时候到那儿来接我，说真的，并非为了把我完好无损地领回家，而是为了贪吃我午餐吃剩下的夹罌粟籽甜馅饼。而且你来时衣兜里还揣着涂色的羊拐子，随身带着活的小穴鸟，就为了这个，咱们的没有什么文化知识、但聪明和严厉的妈妈常常狠劲地揪你的耳朵……”②

晚年，伊·亚·冈察洛夫有一次在写给A·托尔斯塔娅的信里曾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他说道：“在我接受教育的那个时代……不仅鞭挞农民，而且也鞭挞小主人。”③

总之，阿芙多季娅·马特维耶芙娜对教育抱着陈旧的观点，她认为有时采用严惩的措施并没有害处。在其他方面，她真是一位十全十美的母亲。

在伊·亚·冈察洛夫已经成为著名作家之后，有一次他曾在至交好友中间真诚地说，按他们母亲的聪明才智来说，她堪任大

①《伊·亚·冈察洛夫文集》，第7卷，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52—1955年。

②《1867年12月29日的信》，《新时代》副刊，1912年第13038期。

③伊·扎哈里英（亚库宁）：《A·A·托尔斯塔娅个人感想和回忆》，《欧洲导报》，1905年第4期，第625页。

臣。她去世后，他在一封写给哥哥尼古拉的信中说：“……在我所认识的女人中间，谁也比不上她聪明。”^①

然而，阿芙多季娅·马特维耶芙娜的无知常常弄得人啼笑皆非，莫名其妙。冈察洛夫后来曾回忆说，她“每当想责骂谁，表达自己胸中积愤的时候，就叫人家是利己主义者。她有时这样说车夫、厨子或喝醉酒的仆人，把他们搞得惊慌失措。有一次我恶作剧，他说得我一时惶惶然，不知所措……她没有什么学识，根本不懂法语，也不会弹钢琴，可是她天资聪颖。由于她赋与这个词以另外的含义，我本想向她解释这个词的真正意思，但是不成。这样一来，她对利己主义者一词的某种令人可怕的理解，也就一直带到坟墓里”^②。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特列古鲍夫是冈察洛夫家的好友和所有四个孩子的教父，是伊凡·冈察洛夫启蒙教育和智力成长的卓越老师和引导者。

冈察洛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再现了特列古鲍夫的鲜明形象，改叫彼得·安德列耶维奇·亚库鲍夫。

特列古鲍夫出身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当过海军军官，打过仗，立过战功，是伟大的俄国海军爱国统帅乌沙科夫^③的学生。在乌沙科夫的指挥下，他曾参加过征战土耳其海军的战役，并荣获一枚弗拉基米尔十字勋章。这是俄国军事艺术的光荣的年代。特列古鲍夫受进步的海军军官们的熏陶，思想上具有人文主义观点和倾向，从而导致他后来接近十二月党人，并赞同他们的理想。

特列古鲍夫于1798年退伍，官阶海军上尉。退伍后，他回到伏尔加河，回到自己继承的领地，掌管拥有三百农奴的两座村庄。

^①1862年4月12日的信，《新时代》副刊，1912年第13024期。

^②1866年2月27日致屠格涅夫的信，见《伊·亚·冈察洛夫和伊·谢·屠格涅夫》，科学院出版社，1923年，第43页。

^③费·乌沙科夫（1744—1817），俄国海军上将。

但是，这位往日的水兵根本不谙农事，也根本不喜欢农事。乡间的生活，何况又是单身汉的生活，很快使他厌倦了，于是他带上所有的家仆和财产搬到辛比尔斯克居住。在这里，命运便把他同冈察洛夫一家连在一起了。尼古拉·特列古鲍夫相中了冈察洛夫家的漂亮、亮堂的厢房，随即租赁下来……很快他就跟冈察洛夫一家处得非常亲密，成了他们一家人爱戴的朋友。

“他宛如一块璞玉浑金，”冈察洛夫描写说，“为人诚挚，光明磊落，具有水兵特有的直率性格，还有一颗善良和热忱的心……他待人接物谦恭，对女人彬彬有礼并体贴入微。”

冈察洛夫的父亲去世后，特列古鲍夫“接替了”他的位置，并把孩子们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按照冈察洛夫的话说，他成了 *faux père de famille*①。冈察洛夫说，他疼爱孩子，关心孩子的教养和教育，其程度“甚至胜过亲生父亲”。

但是，如果说阿芙多季娅·马特维耶芙娜是严母，那么特列古鲍夫则就是“慈父”。不过，他对孩子绝“不姑息，不放纵”，而是采取对孩子进行正常的教育的适中态度。“有时，”冈察洛夫讲述道，“你淘气，爬房顶，上树，随流浪街头的孩子钻进邻居的花园，或者跟着哥哥登上钟楼，这要是让她（母亲）知道了，她就打发人把淘气鬼叫来。这会儿，你会马上跑到避难的厢房，跑到‘教父’那里躲藏起来。他呢，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男仆或者女侍来招呼：‘请到妈妈那儿去！’‘滚开！’水兵干脆地命令道。这工夫，母亲的怒气也就渐渐消了，最后挨一顿训了事，从而逃脱掉揪耳朵和下跪一类的惩罚——这在当时是制服和引导淘气的孩子走正道的最普遍的做法。”

特列古鲍夫成了冈察洛夫家的真正亲人之后，便从厢房搬进

①法语：冒牌的家长。

了正房，占用了一半住房面积。“他成了我们的母亲的最好参谋和培养教育我们的指导者……”冈察洛夫在其《回忆录》中说道。“我们的母亲为了感激他承担起培养教育我们的艰难重责，便把照料他的生活，照料他的家业的事情全部包了下来。他的所有仆人、厨子、车夫，跟我们家的仆人合到一起，统由她管理。这样一来，我们就合住在一起，成为一家人了。一应财物均由母亲——能干的、经验丰富的、严厉的女主人经管。脑力方面的事情，由他负责。”

由于两个家庭合为一体，冈察洛夫家的生活结构则完全变了。特列古鲍夫给冈察洛夫家带来了贵族和封建领地生活的气息。伊凡·冈察洛夫是这样描述这一幅独具特色的画面的：“我们的家，可以说很富有……偌大的庭院里（甚至是两个大院），建有许许多多房舍：住屋、马厩、畜棚、仓房、谷仓、家禽舍和浴室。两个院里，鸡鸭成群，牛马满圈，还有山羊和绵羊。谷仓、地窖和冷藏室里，堆满了供我们一家人和一大帮仆人食用的面粉、五谷杂粮和各种各样食品。一句话，一座完整的庄园，一座村庄。”

冈察洛夫不仅仅是在自己家里经常看到这幅画面。当时，存在着“城市地主”的特殊类型。许多辛比尔斯克的贵族住在城里，家里非常之宽敞阔绰，就好像是在自己的乡下领地。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和稍后一个时期，辛比尔斯克虽说是周围大片地区的中心，可是从外表上来看，与其说象座城市，倒不如说更象座庄园。

冈察洛夫家按其身世和原有地位，属于商人家庭，现在由于特列古鲍夫的介入，则进入了另外的社会阶层，成为地方的和省里的贵族。这个阶层对伊凡·冈察洛夫的成长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它成了他的许多观察和印象的源泉，而这些观察和印象后来在他的作品（《平凡的故事》、《奥勃洛摩夫》、《悬崖》）

中都得到了一定的反映。

冈察洛夫家的教育，不是奥勃洛摩夫式的、农奴制的教育。诚然，老爷式的生活方式会养成无所事事、慵懒的习气，但是，严厉和聪慧的母亲却在这里把守关口。阿芙多季娅·马特维耶芙娜教育孩子不要害怕劳动，培养他们清醒地看待人生。

特列古鲍夫也同样坚持不懈地向教子——尼古拉·冈察洛夫和伊凡·冈察洛夫的意识中，灌输必须独立开拓生活道路的思想，即必须独立劳动的思想。他把自己的阿尔达托夫领地和一笔数额可观的积蓄赠送给了阿芙多季娅·马特维耶芙娜的两个女儿——亚历山德拉和安娜。至于她的两个儿子，据格·波塔宁证实，他说：“我送给他们的礼物是教育，我关心的是他们的前程，而剩下的东西让他们自己去赢得吧。”

教父全身心地爱着伊凡，而伊凡也热诚地爱着他。他们形影不离，总在一起。特列古鲍夫慢慢启发诱导孩子做有益的事情，采用孩子可接受的方式将自己丰富的知识一点点传授给他。特列古鲍夫学识渊博，赞同新思想。他关注科学的发展动态，从首都订购各种书报杂志。

小伊凡满六岁的时候，特列古鲍夫开始教他识字。小孩子很快就对读书着了迷，常常一个人躲藏在教父的藏书室里，入迷地阅读五花八门的游记，家人不找他，不拽他，他是不出来的。但是，小伊凡最大的乐趣是听特列古鲍夫讲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海上远征的故事，打仗的故事，远方异邦的故事。老练的水兵曾对小伊凡说：“哎，你哪管跑上四个出航期^①……那就会叫我非常高兴了！”

^①在海上每度过半年，算一个出航期。